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社 编

动物友爱故事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少年故事大宝库

动物友爱故事

出版发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苏州日新印刷包装集团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125 插页1 字数100千
1995年7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ISBN 7-5346-1413-9

I·300 定价 4.50元

责任编辑：颜煦之

凡是印装问题，均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闯进菜园的刺猬	1
赛马奇事	8
野天鹅的眷恋	12
猫妈妈的鼠孩子	16
孤独的小黄鼬	21
戴银铃的长臂猿	29
一只母狼的故事	35
穆拉特的金雕	51
永不分离	58
生死之交	62
调皮的小水獭	66
母子情深	72

狐狸的葬礼	78
黑鹰	83
小熊尤克	88
一只领头的大雁	101
矮猴兄弟	107
母狐维克森	121
一只母熊的故事	133
人狗情	140
海豹音乐家	156

闯进菜园的刺猬

法国南部的一个乡村里，有一大片瓜田。这里有一群刺猬，我们将其中的一窝，称之为荆荆一家吧。

刺猬荆荆一家，倒了大霉。它们原来住在瓜田附近的枯树洞里。瓜田的看守人经常看见它们，有时还把烟斗从嘴里拔出来，向它们打个招呼，显得十分和蔼。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这天，看守人带来两个猎人，还有一条狗，在枯树洞外点起火，用烟熏它们。荆荆的父母兄妹受不了啦，都从枯树洞里跑出来，结果都被猎人们打死了。

刺猬荆荆这天正好胡乱睡在田野里，没有回家，才免于—死。

原来，瓜田看守人听信了一种传说：刺猬们是专靠偷瓜为生的，加上这两年瓜田里产量不高，他就怪罪到刺猬荆荆一家身上了。

当然，刺猬荆荆是不会知道瓜田看守人为什么突然变脸的。它只觉得附近笼罩着一种死亡的阴影，烧焦的刺猬皮又发出一种特别呛鼻的臭味，它怎么也忍受不了。趁着天黑，它越过瓜田，漫无目的地向前跑去。

说老实话，刺猬荆荆家谁也没啃过一只瓜。怎么会把它们跟偷瓜贼联系在一起呢？大概是因为它们背上都长着又尖又硬的刺，能把瓜戳出一个又一个洞洞的缘故吧？也许一些想像力丰富的人，以为刺猬用背上的刺可以运果子，同样也可以运瓜吧？其实，刺猬用背上的刺能运多少果子，谁也没计算过。又有谁见过刺猬用刺偷过瓜呢？

刺猬荆荆并没有想这些，它只顾没命地往前跑。跑累了，它停下来喘一会儿，警惕地向四周张望。

一只老蝙蝠掠过它的头顶，吱吱吱地怪叫一声。肯定是刚才跑动掀起的微风使它产生了错觉，等发现并没有昆虫，这才向它发一阵牢骚。

一只田鼠从土洞里探出尖鼻子，一看见刺猬荆荆，尖鼻子连气都不出一下，就缩回去了。

两只灰黑色的飞蛾在百合花萼上交配，刺猬荆荆没有力气跳过去抓住它们，眼看着它们又轻飘飘地飞走了。

刺猬荆荆觉得肚子饿了，但附近又没有它喜欢吃的东西，它竖起身子，用力嗅了嗅鼻子，拐个弯，朝着南方跑了起来。

不久，它跑进了一个围着竹篱笆的菜园，这里散发出它熟悉的各种气味，那些气味引得它食欲大开，馋涎欲滴。

但是，当它刚钻过篱笆时，一道雪亮的电光射到它身上，它立刻本能地蜷成一团，让又尖又硬的刺朝着外面。

打手电的是菜园看守人老头儿苏莱，他弯下身子，试着用手指刮刮刺猬荆荆的硬刺，笑呵呵地说：“哈哈，都说你们要偷瓜偷什么，我这儿只有蔬菜！我倒想看看，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蔬菜……”

说着，他移开手电筒，想捏住一根硬刺，把刺猬荆荆抓起来，但是，这时小刺猬突然伸直身子，钻进了卷心菜田。

老头儿苏莱不气不恼，在后面笑着说：“好小子，够机灵的，比这些癞蛤蟆强得多啦！”

刺猬荆荆躲在几棵卷心菜之间，看清老头儿还拎着一个塑料袋，里边有什么东西在动弹着。忽然，老头儿又弯下身子，把那袋口倒向菜地，里边就扑腾扑腾跳出几只癞蛤蟆。

这真是怪老头儿，他把这些癞蛤蟆放出来干什么呢？刺猬荆荆不去管他了，它正看见一棵卷心菜上爬着一条胖胖的鼻涕虫，等老头走后，它就扑过去，舌头一卷，就嚼起鲜美的鼻涕虫来了。

不一会儿，它又去追两只蟋蟀，捉住一只，咔嚓咔嚓把它吃掉了。接着，它又看见一条又黄又黑的毛虫。癞蛤蟆是害怕它们的长毛的，但刺猬荆荆不怕，它们的味道有点儿辣，正好开开胃。刺猬荆荆舌头一卷，又把这条毛虫弄到嘴里了。

毛虫的辣味果真使它胃口大开。刺猬荆荆趁着月光，在卷心菜田里寻找起来。哟，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青虫呀！简直闭上眼睛都能抓到！如果早知道这里有可口的食物，它们一家早就搬来了，也不会发生那场灾祸了，唉！

黎明来临之前，刺猬荆荆已经吃饱了，它发现看守人的小屋边有一大堆木柴，就钻了进去，没打鼾就睡着了。

这天早晨，菜园看守人苏莱特地跑到昨夜放癞蛤蟆的卷心菜田边，仔细察看菜田里的情况。他不大相信刺猬会啃卷心菜，但他要看一看事实。卷心菜一棵也没啃坏。那么，刺猬一定是冲着别的来的，会不会是想吃生菜，或者是西红柿？对，一定是想偷吃西红柿！西红柿个头不大，刺猬一下子能背上两个，一定是去偷西红柿的！

老头儿苏莱急急忙忙来到西红柿田里，仔细地看了又看，觉得似乎并没有明显丢掉什么。这时，他又埋怨起自己的记忆力

来。抽了几口烟后，他决定数数这块田里即将成熟的西红柿，以便明天来确定，刺猬是不是偷了西红柿。

即将成熟的西红柿有 241 个，数得老头儿苏莱眼睛都发花了。但是，他还是很高兴，不能随便放过一个坏蛋，也不能随便冤枉朋友，这是他做人的准则呀！

这天夜里，看守人苏莱还特地守候在西红柿地边，注意有什么动静。天气一点也不冷，但他还是披了件雨衣，这样，露水就不会打湿他了，隐蔽得更理想。

半夜里，刺猬荆荆果真钻到西红柿地里来了。它身上的刺挂着田边的草，发出嚓啦嚓拉的声音，老头儿苏莱一下子就听见了。他不动声色地竖着耳朵，要弄清楚刺猬是怎么偷西红柿的。

传来一声极微弱的响动，接着就是像咬胡桃似的咔嚓咔嚓声。间断了一会儿后，那种奇怪的像咬胡桃的声音又传来了。

老头儿苏莱真不明白，刺猬吃起西红柿来，怎么会像人咬胡桃的声音呢？他越来越好奇，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呼地从隐蔽处跑出来，跑到传出声音的地方，一下子拧亮了手电筒。

刺猬荆荆已经闻声逃跑了，地上留着一堆蜗牛壳！

老头儿苏莱捧腹大笑起来，朝着刺猬荆荆逃走的方向说：“谢谢啦，谢谢啦，最使我头疼的就是蜗牛……我回去睡觉啦，你继续吃蜗牛吧！”

当然，刺猬荆荆受了这一惊吓，当夜没再回到西红柿田里，它又到卷心菜田里吃掉好几条青虫，又抓着一只壮实的螻蛄，肚子也就填饱了。

第二天，老头儿苏莱还是去数了数西红柿。使他吃惊的是，即将成熟的西红柿非但没有少，反而多出来 10 只。直到中午，他才想明白，这多出来的 10 只，是新成熟的。这时，他已经完

全不相信刺猬会偷瓜和偷西红柿的传说了。他的靠背凳就放在那堆木柴旁，他冲着菜园喊道：“小刺猬，别人冤枉你，我苏莱可没有啊。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我相信，你是靠吃虫子生活的，就跟那些癞蛤蟆和黄莺儿一样！有空，我得去向生物学家问问清楚，然后再把结论告诉那些种瓜的人和种西红柿的人……”

老头儿苏莱的喊声把睡在木柴堆里的刺猬荆荆惊醒了，它本能地蜷起身子，尖刺和木柴摩擦得嚓嚓响。

老头儿的耳朵很敏锐，他听出了这种声音，马上捂住嘴，默默地笑了起来。

这天晚上，刺猬荆荆在生菜地里嗅出泥土下面有白毛虫，那种虫子又香又甜，任何刺猬为了白毛虫是不惜刨坏自己的脚爪的。它刨了大半夜，吃掉一条又一条肥胖的白毛虫。这种白毛虫是专门吃植物的根茎的，要是老头儿苏莱知道这件事，不知要如何夸奖小刺猬荆荆呢。

刺猬荆荆又跑到卷心菜田里，正想找点儿青虫改换一下口味，突然，旁边伸出一个三角形的扁脑袋，叉形的舌头露在嘴巴外，发出滋滋滋滋的声音。

这是一条蝮蛇，是小刺猬荆荆生平第一次遇到的一条蛇，它马上把全身的刺都竖起来，压低着头，猛地向蝮蛇扑了过去。

滋滋滋滋，蝮蛇身子一扭，猛地朝刺猬荆荆的嘴唇上咬了一口。但蝮蛇的毒液对刺猬不起作用，小刺猬荆荆只是伸出舌头舔了舔伤口，大叫一声，又扑到了蝮蛇身上。蝮蛇本能地用身子去缠刺猬，但马上就被刺猬荆荆浑身的尖刺戳痛了。就在蝮蛇不知所措的时候，小刺猬一口咬住了它的脑袋，咔嚓一声，蛇头被咬断了。

刺猬荆荆气喘吁吁地吐出蛇头，休息了一会儿，身上的刺

渐渐放平下来。接着，它又大口大口地嚼起蝮蛇肉来。不过，它只吃掉半条蛇，就把它扔下了。它在菜园里吃了那么多虫子，肚子实在撑不下了。

它摇摆着胖得变圆的身体，回到那安静的木柴堆里，倒头呼呼大睡。

当它再次醒来时，透过木柴的间隙，它看见不远处停着一辆青色的车子，车门口悬挂着一块不大整洁的帘子。几个吉卜赛人正从车上搬下木柴，一步一步朝这儿走来。其中一个吉卜赛人说：“当心木柴堆里有蛇！”另一个吉卜赛人就拿出一根长木柴，一下子把木柴堆掀翻了。

刺猬荆棘马上缩成一团，它被噼噼啪啪的响声和刺眼的光线惊呆了。

一个吉卜赛人马上用赤裸的脚踩住它的背部，快活地叫道：“一只刺猬，一只刺猬，刺得我好痛！”

这时，一个吉卜赛老太婆从车上跳下来，不顾一切地奔过来，好像担心他们不等她就会把刺猬连刺带骨生吃下去似的。她连声说道：“挺好挺好，快去拿些粘土来，把它涂成一个团，烤熟了最好吃！”

年轻的吉卜赛人马上取来了粘土，拼命往刺猬荆棘身上涂，老太婆快活地一边吸烟斗，一边用木柴生火。正在这危急的关头，一只棕色的大手伸过来，把它连着泥巴一起抓过去，那人冲着吉卜赛人大喊起来：“这只刺猬是我养着捉虫子捉毒蛇的，谁敢碰它？！你们没看见那条被刺猬吃掉一半的蝮蛇吗？如果没有它，你们中的什么人说不定已经被毒蛇咬伤了！”

喊叫的正是菜园看守人老头儿苏莱，他用水冲干净刺猬荆棘身上的泥巴，一下子把它放到菜地里。吉卜赛人觉得非常扫兴，搬完木柴就赶着车离开了。

这天夜里，小刺猬荆荆在菜园里吃完虫子，又钻进木柴堆，现在，它觉得这堆散发着清香的木柴堆既温暖又安全，是它最值得留恋的家。它将在这里和癞蛤蟆、黄莺们一起，甘当菜园看守人老头儿苏莱的好助手，把菜田里的害虫全捉光。

又过了好些天，那时正好是中午，木柴堆忽然又动了起来。刺猬荆荆睁眼一看，老头儿苏莱正冲着它笑，他的手里有只布口袋，布口袋里有一大一小两只刺猬。他把它们放到刺猬荆荆身边，轻轻地弹了一下手指，就走开了。

那两只刺猬是老头儿苏莱托人买来的，他让它们来和小刺猬荆荆作伴。他已经知道，刺猬并不偷瓜果蔬菜，而是专吃害虫的有益动物。

3 只相互都陌生的刺猬按照祖先的传统，分别拥抱了一下，虽然互相感到有点刺痛，但那感觉真亲切，而且很甜蜜。

（万 园）

赛马奇事

雪雪是匹白色的大公马，火火是匹红色的大公马，这两匹马除了毛色不一样以外，别的地方都很相像。它们都有整齐的牙口，匀称的四肢，肥臀细腰，尾如飘云，鬃如流霞，奔跑起来快疾如风。在中国云南大理，每年三月，都要举行盛大的三月街赛马活动。今年三月，雪雪和火火的主人一起报名参加赛马，人们预测，这次比赛，不是雪雪夺魁，就是火火赢得冠军。

明天就是三月街赛马的日子了。清晨，骑手们都把骏马放牧到苍山脚下的羊甸子草滩，那儿水清草肥，阳光明媚，骑手们让自己的骏马在这块乐土上舒适悠闲地待上一天，吃得饱饱的，养足精神，蓄足力气，明天好在赛马场上一展雄风。

马儿们在羊甸子草滩上悠闲地吃草，晒太阳，骑手们则三三两两结伴去逛热闹的三月街庙会了。

夕阳西下的时候，雪雪、火火和另外一匹带着小马驹的栗色母马不知不觉走到了草滩的最西头，紧靠苍山峡谷的一条小河边。正当它们在河边饮水时，突然，峡谷的石沟沟里窜出一头野狼。这是一头凶残的大公狼，两只布满血丝的狼眼里闪着贪婪的光，它的腹部空瘪瘪的，已经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了。一

般来说，野狼是不来羊甸子草滩的，这片草滩很少有猎物可捕，即使有马来吃草，也会有带猎枪的骑手跟着。平时，羊甸子草滩是块和平的乐园。可今天，这条饿极了的野狼从山谷里跑出来，它本想来峡谷边的小河边喝点水充充饥而已，却不想发现了眼前几匹离开马群的马。且看中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匹栗色母马和母马身下的那匹栗色小马驹。野狼嚎了一声，向栗色母马冲去。

栗色母马见了，惊慌地护住自己的小马驹，向后奔逃。可惜，小马驹刚生下来没几天，娇弱的四肢根本跑不快，狡猾的大公狼瞄准栗色马驹，紧追不舍。大公狼心里明白，别的马跑得快，自己追不上别说，万一若被骑手发现，准得丧命枪口之下。而眼前这匹小马驹，还是很容易得到的。很快，大公狼就追到栗色马驹屁股后头。可怜的母马一边紧紧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一边惊恐地朝离它最近的雪雪发出求救的嘶鸣。雪雪两耳一竖，听见了呼救声，可它却原地站着没有动。它是贪生怕死，不敢上前援救同伴，还是严格按照主人的训示，一门心思养精蓄锐，准备参加明天的比赛呢？此刻它心里所盘算的，只有它的同伴们知道。反正，此时的雪雪，就如同人类社会中那些胆小、自私的人一样，在见到恶棍行凶时，装着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头一扭，扬起四蹄，一溜烟地向草滩那头的马群跑去了。

栗色母马没办法，又朝火火那边呼救。正在埋头吃草的火火听见栗色母马的叫声，抬头一看，只见栗色马驹情况危急，它毫不犹豫地飞奔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凶残的大公狼。

这真是一场残酷的搏杀！火火拼命跳起，用蹄子狠狠朝大公狼踢去。强壮的火火把饿狼踢翻了好几次。大公狼也不甘示弱，狼爪在火火身上撕出十几道血痕，火火健美的脊背上流出

一条条血沟。火火忍住疼痛，和野狼搏斗。栗色母马护住娇弱的小马驹，向远处的马群逃去。

火火和狼搏杀着，它强健有力的蹄子狠狠踢打着野狼，野狼气极败坏，扑到火火右后腿上，狠命地咬了一口。火火的后腿被咬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这时，栗色母马带着一群公马赶来了，马群团团围住大公狼，大公狼又饿又累，斗不过十几匹骏马，只好拖着扫帚似的尾巴，挣脱群马的围攻，逃回苍山深处的原始森林里去了。

栗色小马驹终于得救了，可火火却受了伤，后腿还流着血，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当马群簇拥着火火回到赛马村时，火火的主人一见火火这个样子，真是又伤心又气愤。他仔细检查了火火的伤势，他不明白是被什么野兽抓伤的。他很难想到火火会被狼咬伤。因为羊甸子草滩很少有狼出现，再说，即使遇到了狼，火火也会逃跑的呀，他心中暗暗埋怨：难道你火火奔跑不过一头狼吗？唉，全身是伤，明儿怎么参加比赛呀。骑手心灰意懒，他进退两难。他已经报名参加比赛了，如果临阵退缩，会让人看不起的。若是参加比赛，准是落在最后，那该多难堪呀。

第二天上午，骑手只能硬着头皮，骑着伤痕累累的火火来到赛马场。他看到别人的马都精神抖擞。他暗暗祷告，只要不是最后一名，便心满意足了。

100多匹毛色各异的骏马齐崭崭地伫立在起跑线上。“砰”的一声枪响，奇怪啦，这时，赛马场上发生了一桩令裁判和成千上万观众大吃一惊的事。发令枪打响之后，跑道上只有一匹马在孤零零地奔跑着，这匹马就是雪雪。在雪雪身后，所有的骏马都站在起跑线后面，一动也不动。

赛马场上只有一匹马在跑，是多么单调，多么无聊，多么

别扭啊！一匹马奔跑，还算什么赛马？

观众惊呼起来，裁判还以为发令枪出了毛病，于是又宣布比赛重新开始。然而，第二次发令枪“砰”的一声响过之后，情形仍和第一次一样。所有的骏马任凭骑手勒缰抽鞭夹腿，始终只在原地打转，不肯越出起跑线。跑道上，也只有雪雪孤单单地在驰骋，所有参加比赛的骏马都朝雪雪的屁股发出轻蔑的嘶叫。

裁判搔着脑壳不解地说：“真是怪事呀，我活到50多岁，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比赛，从没听说过马也会罢赛呢！”

赛马协会的主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头。他看出了一点蹊跷，他让裁判把雪雪暂时牵出赛场。雪雪一离开，赛马场上的骏马立刻就恢复了以往的秩序。骏马不再嘶叫了，它们安安静静地呆在起跑线后面，等待发令枪声。

第三次发令枪打响之后，群马奔腾，一眨眼功夫都冲出了起跑线。但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人们看到，所有的骏马都跟在一匹棕红色的公马后面，这匹公马伤痕累累，瘸瘸拐拐，跑得非常吃力，速度并不快。骏马们跟在它身后，谁也不肯超过它，仿佛前面有一道无形的墙，使其他的马无法超越过去。

跑在前面的马，当然是火火。最终，火火赢得了这场比赛的冠军。可是，本届赛马的裁判、观众都很不满意，他们没有看到激烈的争夺角逐，他们看到的赛马简直不是在比谁跑得快，而是比谁跑得慢。

人们不知道这些马是怎么回事。看来，只有参赛的马儿们最最清楚了。

（李 清）

野天鹅的眷恋

丹麦动物学家默文，在秋天时收养了一只野天鹅。当时，它受了枪伤，跌倒在山谷的树丛里。默文把它抱回家，细细包扎好它伤得很重的翅膀，把它养在小木屋里。一个月后，野天鹅又能站起来了，但一只翅膀仍耷拉着，走起来一拐一拐的。

默文先生给它取了个名字：白格。

白格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同伴在天空飞翔，它爬上草垛，一边拍打那只好翅膀，一边引颈叫唤。天空中的野天鹅用遥远的呼唤答应着它，但没一个能飞下来帮它的忙，很快就消失在天边。

白格垂头丧气地从草垛上滚下来，凝视着金色晚霞里的野天鹅群，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叹息。

终于，它再也不去注意天空迁徙的天鹅了。

第二年春天，一群群天鹅又从南方飞向北方，白格的翅膀却似乎仍未恢复，它只是呆呆地望着向北迁徙的同伴，连哀鸣也不发出了。

默文知道，北美的天鹅最高傲，喜欢孤独。白格在他的照料下，性格却变得随和起来，它常跟在默文身边，把长脖子钻

进他的衣服里，有时会突然把嘴伸到他的手上，亲热地轻轻咬他。白格还肯让小鸡跳到它的背上晒太阳，有时还展开宽大的翅膀，为小鸡们遮雨。

天鹅是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选择配偶时很挑剔，默文希望白格能在他的家鹅群里挑一个妻子。与白格相比，家鹅显得又笨拙又肥胖，它们一定会喜欢这位浑身披着灰白羽毛漂亮绅士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好些家鹅都踮着脚跟在白格后面，一面叫一面拍打翅膀，但白格对它们的殷勤一概不予理睬。

这只落入人间的野天鹅似乎要过一种修道士的生活了。

但是，有一天，白格使默文大吃一惊。它带回来一只别处走散的母家鹅，它用嘴不断擦着这只母家鹅的羽毛，明显在表示求婚。

那只母家鹅是一公里外的一座农庄上的。白格一定是在山谷里遇见了它，在那儿，周围的水禽都来嬉戏。这只母家鹅温文尔雅，浑身也披着偏灰的羽毛，很清秀，甚至有点儿高贵的天鹅气质。

农庄的主人赶来了，见这野天鹅和他家的雌鹅这么要好，就向默文先生索要了几十只鸡蛋作交换，让母家鹅留了下来。

默文先生给母家鹅取名里斯拉。

白格和里斯拉亲亲热热地做了夫妻。不久，里斯拉就选中一只旧木桶做窝。默文先生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选了一把稻草，铺在窝里，还为它理理平，使这对恩爱夫妻睡得更舒服些。不久，里斯拉生下10只蛋，它钻进窝里开始孵蛋了。

里斯拉静静地孵蛋时，野天鹅白格守卫在附近，谁也别想接近木桶，连默文先生也不例外。

野天鹅和母家鹅的后代孵出来了，是一群可爱的小家伙。里斯拉从旧木桶里爬出来，照料了它们2周，又回到了白格的身